

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蘇聯列寧格勒藏鈔本



石頭記

卷一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編定

石頭記

第一冊

中華書局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

石頭記

第二冊

中華書局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編定

石頭記

中華書局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定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石頭記

第四冊

中華書局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編定

石頭記

第五冊

中華書局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定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石頭記

第六冊

中華書局

石頭記

(全六冊)

[清]曹雪芹撰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編定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水利電力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frac{1}{32}$ 111%印張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冊

統一書號: 10018.580 定價: (精) 50.00元
(平) 34.00元

序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所藏《石頭記》清代鈔本，經蘇聯漢學家П·Н·緬希科夫和Б·П·里弗京氏撰文研究和介紹〔一〕，近十餘年來，頗為國內外紅學界人士所重視。一九八〇年夏，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主辦國際《紅樓夢》研討會，香港潘重規教授曾發表長篇論文報告他的研究結果〔二〕。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馮其庸、周汝昌、李侃等三位同志應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副所長宋采夫同志的邀請，訪問了蘇聯，任務就是到列寧格勒考察這個鈔本。由於他們在列寧格勒只停留了三天，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詳細閱讀這個本子。現在這個鈔本即將影印出版了，但在付印之前，也還來不及作認真細緻的閱讀，更談不上研究，因此，只好對此書做一些初步的極為粗略的介紹。

此《石頭記》鈔本共三十五冊，線裝，有包角。鈔本用的紙張是清代常見的竹紙，紙色淺米

黃，紙質似不够薄淨光潔，比起「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乾隆鈔本的紙質和黃脆程度來，似都顯得「新」一點，紙質也較粗糙。

這個鈔本的底本是屬於脂硯齋評本，這是無可懷疑的。一是這個鈔本的正文，用脂評系統的「庚辰本」「甲戌本」等，可以大致檢核出來；二是這個鈔本上的某些殘缺處，也可以從「庚辰本」上查到根據，如鈔本第二十二回末尾只到探春的燈謎：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爲止，以下殘缺。查「庚辰本」這一回正文，與此鈔本殘缺的情況完全一樣。三是鈔本上還保留着脂硯齋的批語數十條，這些批語大多還可以從「庚辰本」「甲戌本」等脂評本上找出來。由此可見，這個鈔本確是出於脂本系統是無可懷疑的。

這個鈔本上的批語，包括眉批、正文下雙行小字批、正文旁夾批，大約共有二百餘條，眉批和夾批應是後人的批語，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則當是脂批舊文爲多，現舉七十九回（包括八十回）數例如下：

虧得這樣情性，可謂奇之至極。（正文，下同）

別書中形容妬婦，必曰黃髮鰥容，豈不可笑（批語，下同）。

只因十事八事，都不遂心。

草蛇灰線，後文方後不見突然。

按：第二個「後」字是衍文。

說着滿屋裏人都笑了。

王一貼又與張道士遙遙一對，時犯不犯。

按：「時」應作「特」。

王一貼心有所動。

四字好。萬端生於心，心邪則意在於財。

按：末句似應作「心邪則意邪」，「庚辰本」作：「心邪則意射則在於邪」。亦誤。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

奇文奇罵，爲迎春一哭，又爲榮府一哭，恨薛蟠何等剛霸，偏不能以此語及金桂，使人忿忿。此書中全是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

以上所舉各例，都見於「庚辰本」同回，文字小有歧異，可以互校。即此，不僅可證批語確係脂批，亦且可證正文實爲脂本文字。

此鈔本鈔定年代，據十七、十八回已分開，十九回已有回目，十九回「庚辰本」於

因想，這裏素日有個小書房，名□□□□□內曾掛着一軸美人，……

這段文字內，有五個字的空白。現此鈔本尚殘留二個字的空白。又「庚辰本」於此下一行「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以下，有二十字的空白，此鈔本已完全鈔滿，不留空白。據此，則可知此鈔本所據底本，似當晚於「庚辰本」，而其鈔定之時間，據紙色紙質均不及「甲戌」「己卯」「庚辰」各本爲舊，則最早似不能早於乾隆末年（乾隆五十年到六十年，公元一七八五——一七九四年），最晚不能晚於道光初年（道光元年到道光十年，公元一八二——一八三〇年），或當在嘉慶年間最爲可能（公元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

此鈔本另一重要特點，是六十四、六十七兩回不缺和七十九、八十兩回未分開。按國內各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有的還保留着殘缺，如「己卯本」「庚辰本」〔四〕。有的則已補齊，如「戚本」「王府本」等等。經初步考查，此鈔本的六十四、六十七回，或亦出於「戚本」系統。至於七十九、八十回兩回未分開這一情況，爲各本所無，至今還是《石頭記》鈔本中僅見之現象。大家知道，曹雪芹當年創作《石頭記》，並不是按回目逐回撰寫的，而是下筆一氣寫出好多文字，然後「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因此這未分章回，未纂目錄的本子，自然絕大可能是早期的本子（指其所據底本而言）。檢之「庚辰本」，這兩回已經分開，只是八十回尚無回目，則可見「庚辰本」這兩回又似乎當晚於此鈔本。由此可以想象，此鈔本底本的若干部份，應是早於「庚辰本」（這部份所佔比重

不大，現在還只能確指七十九、八十回，而其餘部份，則當晚於「庚辰本」。也即是說，此本在鈔寫之時，所借底本，有可能不是一個來源，而是借用幾種鈔本合成的，否則就難以解釋以上這種矛盾現象。

此鈔本所用襯紙，是清高宗的《御製詩》第四第五兩集。按《御製詩》第四集刻成於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第五集刻成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則此襯紙，當係重裝時襯入，其重裝時間，必在嘉末道初。總之，當在其鈔畢裝成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再行重裝，則其時必已晚於乾隆六十年甚久，否則，庶民鈔書裝書，豈敢犯封建皇帝之「天威」！

此本重裝之證據，一為檢視鈔本，尚可見殘留裝訂線之洞眼；一為第二十六回末，有一行批語：

此下在十篇之後，誤訂，今挪正。

此外，尚有第六十五回被分裝在第二十九冊，第三十冊，第三十一冊這三冊內，以上三種情況，皆足證明此書確經重裝，無可疑議者（五）。

此鈔本所據底本既係脂本舊文，且其中部份還保存早期未分回之初狀，鈔本正文雖頗有脫漏，然亦甚多可以與其他脂本對校，足以補其他脂本之鈔誤鈔漏者，固已彌足珍貴矣。

《石頭記》鈔本，自二十年代始，即續有發現，至今屈指已得十一種矣（靖藏本得而復失，故

未計入)。此本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傳入俄京，迄今已越一百五十二年，乃賦歸來，實爲紅學界之盛事，亦中蘇文化交流之佳話也！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八日

〔一〕 緬希科夫，其漢文名字爲「孟列夫」，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高級研究員，語文學博士，敦煌學研究專家，著有《敦煌寫經目錄》二卷，紅學論文有《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無名氏抄本》。里弗京，其漢文名字爲「李福清」。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語文學博士，李福清氏爲中國俗文學及小說戲曲研究專家，紅學論文有與孟列夫合寫的《長篇小說〈紅樓夢〉的前所未聞的抄本》。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爲李氏所發現。緬希科夫和里弗京合撰之《長篇小說〈紅樓夢〉的前所未聞的抄本》發表於一九六四年莫斯科出版之《亞非人民》雜誌第五期。譯文載《紅學世界》，胡文彬、周雷編，一九八四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二〕 潘重規：《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考索》，載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三〕 此本有若干回同「庚辰本」，但第二十八回「庚辰本」中間斷缺，此本不缺，檢「甲戌本」，與此鈔本同。

〔四〕 「己卯本」上現有六十四、六十七回是後人鈔補的。「庚辰本」上此兩回仍缺，現在影印本上是借別本補的。

〔五〕 按以上各處原本頁碼錯亂，此次影印均已糾正。

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

Б·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Л·孟列夫

曹雪芹的《紅樓夢》在綿綿二百年裏，一直廣為流傳，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其評論著述浩如烟海。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現象是絕無僅有的。曹雪芹的這幅卓越的現實主義的畫卷，早爲俄國漢學家所重視，這就不足爲怪了。遠在十九世紀初葉，這部作品就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紅樓夢》抄本傳入俄國的情況

一八二〇年俄國第十屆傳教團啓程前往北京，隨團前來的Е·Ф·季姆科夫斯基，係亞洲司官員，他受命在華購置書籍，供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和亞洲司圖書館，以及擬議中的「伊爾庫茨

克亞洲語言學院」收藏。在所購的書中有兩部《紅樓夢》，一部是四函，價格昂貴，用了八兩白銀〔一〕，爲亞洲司圖書館所用，另一部也是四函，比較便宜，只用了一兩五錢銀子〔二〕，送到伊爾庫茨克。這兩部書在「一八二一年在北京所購漢文、滿文書籍一覽表」中均有記載。其中第一部稱爲「描寫一個滿清豪門家族興衰的諷刺小說」，第二部則稱爲「愛情故事」〔三〕。

一八二一年，俄國傳教團抵達北京，團長名叫Л. И. 卡緬斯基，係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早在一七九四年至一八〇七年間曾來過中國，他精通中文，收集過許多漢、滿文書籍。Е. Ф. 季姆科夫斯基不懂中文，於是就向這位專家求教。估計，購買《紅樓夢》一書，可能是卡緬斯基所薦。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老版本中，還有萃文書屋本，上面有卡緬斯基用十八世紀舊式筆法書寫的題詞：「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四〕，書名《紅樓夢》」。卡緬斯基在書中所作的眉批（主要是一些詞的俄譯）表明，他認真讀過這本書。書中還有其他人的一些批注，說明卡緬斯基給俄國其他傳教士讀過。估計，保存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紅樓夢散套》，也屬卡緬斯基所收藏。書上有卡緬斯基的親筆題詞：「中國小說《紅樓夢》之歌曲——用中國音調譜成」。可以斷定，卡緬斯基得到的版本，以及季姆科夫斯基遵照他的建議所獲得的版本是俄國最早的《紅樓夢》版本，爲俄國圖書館《紅樓夢》一書的收藏奠定了基礎。